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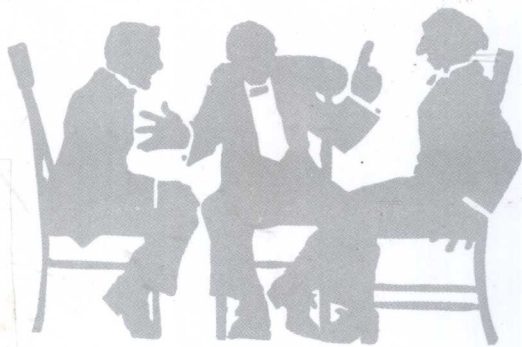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八辑

卡拉马佐夫兄弟

The Brothers Karamazov

〔俄〕陀斯妥耶夫斯基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卡拉马佐夫兄弟(一)



年勋 宋岭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卷 一户人家的历史	(1)
一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1)
二 甩掉第一个儿子	(4)
三 续弦与续弦所出	(7)
四 老三阿辽沙	(13)
五 长老	(21)
第二卷 不该举行的聚会	(29)
一 到达修道院	(29)
二 老小丑	(34)
三 信女	(43)
四 一位信仰不坚定的女士	(51)
五 定当如此,定当如此!	(58)
六 干嘛让这种人存在于这世上?!	(65)
七 野心勃勃的宗教学校毕业生	(74)
八 丑剧	(83)
第三卷 酒色之徒	(92)
一 下房	(92)
二 黎萨维塔·斯麦尔加夏娅	(96)
三 一颗炽热的心自白(诗体)	(99)
四 一颗炽热的心自白(故事体)	(106)
五 一颗炽热的心自白(局面倒了个儿)	(112)
六 斯麦尔加科夫	(120)
七 争论	(125)

八 微醺之余	(130)
九 色情狂	(138)
十 她俩都在那儿	(143)
十一 又一个人的名誉扫地	(154)
第四卷 折磨	(159)
一 菲拉邦特神父	(159)
二 在父亲那儿	(169)
三 遇到一群上学的孩子	(174)
四 在霍赫拉科娃家	(179)
五 客厅里的怪事	(184)
六 陋屋里的怪事	(195)
七 清爽空气中仍有怪事	(202)
第五卷 正与反	(212)
一 相约	(212)
二 怀抱吉他的斯麦尔加科夫	(223)
三 兄弟和睦如初	(229)
四 反叛	(238)
五 宗教大法官	(247)
六 此章的关键作用暂时还不清楚	(263)
七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有意思”	(273)
第六卷 俄罗斯修士	(281)
一 佐西马长老与他的客人们	(281)
二 生平	(285)
三 佐西马长老的谈话和训言	(311)
第七卷 阿辽沙	(323)
一 腐臭味	(323)
二 节骨眼	(336)
三 一颗葱头	(342)
四 加利利的迦那	(362)

第一卷 一户人家的历史

一 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我县一位地主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是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十三年前老卡拉马佐夫神秘的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关于这件血案笔者将在后文中给予交待,此人当时因此事件而大大出名,甚至于我们那儿至今仍有人还常常提起他。关于这位地主(虽然他一生中很少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我们那儿的人还管他叫“地主”),眼前我只想告诉大家,他是一个奇怪的人,虽然这类人也颇有几号,其特点鲜明,不但品性顽劣、道德沦丧,而且冥顽不灵,——却又偏偏这类冥顽不灵之人是聚敛钱财的一把好手,虽然除此以外他一无所长。差不多白手起家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是一个小的不值一提,总是为讨吃人家的白食而东奔西走,死皮赖脸充当帮闲而到死时竟有十万卢布财产的地主。虽然如此,他的一生始终犹如一条浑虫,冥顽不灵,这在我们县是屈指可数的。我必须重申一遍:那绝非愚笨,这些浑虫多半都以聪明和狡诈著称,——但只是浑噩,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独特的浑噩。

他有过两次婚姻经历,膝下有三个儿子:前妻所生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是大儿子,次子和三子——伊万和阿列克塞——是他的二妻生的。出身于相当富有的县望族地主米乌索夫家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前妻是一位丰姿卓越、非常漂亮的小姐,而且更重要的是聪明能干——如今的这代人中固然不乏此类人物,但上一代中也不是没有,——为什么会嫁给如此龌龊的“驢头”(当时人们都这样称他),我不想详细描述。但我知道,更早时期的一位所谓“浪漫”一

代的小姐，完全可以和她自己所衷爱的一位先生顺顺当当的结下姻缘，不过经历了若干年神秘的恋爱之后，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会在她的脑中萌生。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雷鸣之夜，纵身从高险的陡如悬崖的岸坡上飞入水流湍急的河中，完全是自己的怪念头夺取了她的生命，难道只是为了追随莎士比亚剧中的奥菲莉亚？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她早已看中的峭壁不那么险峻，而只是平常河岸的平坦，那么自杀的念头可能根本不会冒出。在俄国，近半个世纪以来这样或与此类似的真人实事真的发生了许多。同样，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米乌索娃的此种做法完全是自己的思想被俘，受人影响的结果。她或许真的想表现一个女子的独立性，把该死的门第观念弃之不理，决定解脱束缚自我的专制家族，但她毕竟被善于迎合的幻觉所征服（也许只有一眨眼的时间）。尽管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卑为食客，但他终究存活在那个奔向美好明天的时代，的确称得上那个时代最有胆魄和讽刺意味的人物之一，而事实上他除了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小人物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是。以私奔的方式来完成的这段离奇的姻缘足以使它的味儿加重一倍，这也正好逢迎了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叛逆的心理。说到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即使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考虑，那时也肯定会这样做，因为，他做梦都想尽一切办法往上爬，结一门好亲，又有丰裕的嫁妆，那可太令他心醉神迷了。说起两人之间的爱情，那是完全不存在的——不论男方或者女方，虽然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美丽动人。这也应该算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终生惟一的例外。他是一个一辈子都极其好色的顽劣之徒。他甚至会拜倒在任意一个女人的裙子下，只要那个女人向他挥一挥手。不可思议的是唯独他的美丽的原配夫人竟然未能勾起他那烈火般强烈的情欲。

在私奔以后，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就立即明白了，除了鄙视，自己对丈夫再也没有什么感情而言了。当然，结婚的后果闪电般的表现了出来。虽然女方家里迫于无奈终将婚事认可了，甚至还选出了些许嫁妆给私奔的女儿，但是最不堪忍受的生活和无休止的吵闹却在这对夫妇间偷偷的蔓延开来。据说，在这期间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表现与其年轻的妻子表现出的高贵大方，风度翩翩简直不能同日而语。现在大家都已清楚，丈夫偷走了妻子刚刚得到的全部钱财，从那时起这笔二万五千卢布的巨额资产便不翼而飞了。尽管如

此，丈夫还在费尽心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想通过某种合法的手续将妻子的一个小村庄和一座挺别致的城中豪宅划入自己的名下。他厚颜无耻地不停地死缠烂磨，使得妻子对他厌恶至极、讨厌透顶，以致于精力枯竭，剩下的只想摆脱。说实话，仅凭这个原因，他本来也可以毫不费力的达到目的，但当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亲戚们出面干预时，他才不得不收敛一下自己贪心的本质。众所周知，他们夫妻二人常常打架，不过据说，并不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对妻子动粗，而是皮肤略黑、性格暴躁、敢作敢为而又生来强健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反过来揍打丈夫。然后，她终究抛弃家庭而走，丢下了三岁的米嘉，与一个穷得掉渣的师范学校毕业生走了。从此，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家中便多了一群女人，他开始整日纵酒狂欢。他还在放荡的间隙中基本上跑遍了全省各地，向他见到的所有人哭诉自己是怎样被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抛弃的，同时还绘声绘色地编造了许多细节，做丈夫的他竟然毫不遮掩的向旁人叙说婚后生活中的种种事儿，他也当真不知羞耻。更可笑的是，他似乎竟然很乐意在众人面前充当受气的丈夫这样一个滑稽的角色，还要将自己如何受尽屈辱添油加醋的刻意描绘出来，他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不断的满足。有些人也会当面嘲讽他：“虽然您遭此不幸，但你那得意洋洋的神情会让旁人以为你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升官晋爵了呢。”许多人还认为，他对自己能以全新的小丑面目出现而沾沾自喜，而且对自己的滑稽的处境置之不理，那是他有意让旁人觉得好笑。不过，也许是他真的天生如此也未尝可知。再后来，他终于得知了出逃的妻子的下落。原来他可怜的妻子和她的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一起在彼得堡过起自由幸福、毫无拘束的生活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立即忙的不可开交，准备亲自前往彼得堡，——去干什么？可以断定他自己也不清楚，那时他可能真的就那样去了，但是当他这样作出决定之后，他马上觉得有必要再肆无忌惮地豪饮一番为自己壮行。恰巧就在这时，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死讯传至他妻子家。不幸的她突然在某处的楼顶上死了，有人说她死于伤寒，还有人说她似乎是饿死的。妻子的死讯是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酒醉的状态下触动他感知的神经的。据传，那时他激动地挥舞双手，兴奋的沿街狂跑，仰天大叫：“现在放开了。”但仍有其他一些人则说，他嚎啕大哭长时间不止，简直就像一个小孩子，以至于哭得使那些十分讨厌他的人都觉得他真

的很可怜。这两种说法也许都对，他庆幸自己能得以解放，也为对方伤心，二者兼而有之。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哪怕是恶人，要比他们在我们的意想中稚嫩得多、天真得多。其实我们自己常常也是这样。

二 甩掉第一个儿子

不用多讲就可想而知这种人会是个什么样的父亲，他又怎会教育孩子。作为父亲，他的行为实属意料之中，那就是说，他根本不照管他与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生下的孩子，并不是因为讨厌他，也根本不是因为他做丈夫的情感受到伤害的原因，只是因为早已忘记了他。当喋喋不休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向他碰见的任何人倾诉衷肠，同时又把自己的家变得酒气冲天的时候，他家的老实的奴仆格里果利正悉心的照料才三岁的小男孩米嘉。如果没有他的照顾，孩子的衬衣也不会有人给换了。

凑巧的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连孩子的母系亲属也似乎忘记了这个孩子。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父亲米乌索夫先生本人——孩子的外公，那时已不在人世了；米嘉的外婆，早已移居莫斯科，也已经久病缠身，阿黛拉伊达的姐妹们又都出嫁了。因此，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米嘉只能和仆人格里果利住在仆人的木屋里，整日在他的身边。然而，虽然老子还记得他这个儿子（难道他能真的不知道米嘉的存在？），他自己仍会让孩子生活在仆人的小木屋里。因为孩子毕竟会或多或少的妨碍他酗酒纵欲。但是，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死去的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的一位堂兄，从巴黎回来了。原来此人在国外定居数年，那时虽然年纪轻轻却在米乌索夫家族中是个突出的人物。他游历广泛，颇为开明，甚至可以说，欧洲的文化影响了他的一生，到了晚年他则变成了四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他在一生中曾与活跃在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有过交往，其中不乏俄国人，当然还有许多外国人，结交了巴枯宁和蒲鲁东本人。当浪游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尤其乐意追忆和叙述发生在四八年的巴黎二月革命的那三个日夜，而且还常常暗示他几乎真的就要去街道上成为革命者中的一员。那是他残存的对年轻时代的最最快乐的回忆之一。他自己占有一份田地和资产，

如果按那时的方法估算，他还雇有大约一千个农奴。他所占有的极好的田地就紧挨着我们的这个小县城。我们那儿的一座著名的修道院的土地与他的那份田产紧接着，那时还相当年轻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刚刚得到遗产后不久就立即与那个修道院展开了无休止的官司，为的是争夺一条河里的几片捕鱼区和一片森林的几处伐木区的主权，我并不很清楚具体情况，但他仍把与“教权派”的官司作为自己之争文明人和一个公民的一项必尽的义务。当然他仍不会忘记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起初自己还特别注意过她。他了解到他的这位堂妹的悲剧的全过程，而且还知道了她的遗孤米嘉，于是他尽力克制住自己年青的满腔愤怒和对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轻蔑，然后他开始认识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并直言不讳的要求来抚养那个孩子米嘉。此事过后很久他常常给别人描述那样一个很可以说明问题的情况：当自己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讲起有关米嘉的事情，作为父亲的他居然表现出那样一种莫名其妙的样子，似乎完全不知道所说的那个孩子是谁，甚至惊讶于在他家里的某个地方有他年幼的儿子。倘若你认为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讲述的情况也许会有夸大的地方，那么，其中一定有与事实相差无几的一些内容。

他——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辈子都善于做戏，喜欢以一个您怎么也意想不到的角色出现在您的面前，其实有时候完全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甚至会对他自己造成直接的损害，目前的这件事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然而，有这样怪脾气的人还真的为数不少，其中甚至有不少十分聪明的人物，绝不会像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样。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由于出色的办成了这件事，以至于被当做了孩子的监护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本来是监护人），由于孩子的母亲终究遗留下来一些东西、一些田地和一栋房屋，在办完了保证自己有一定的田产收入款项的各类事情之后，他马上急匆匆前往巴黎在那儿又住了很长的一段时期，所以孩子被托付给他的一位好心的表姑——一位莫斯科的地主老太太。自从那次二月革命以后，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由于久居巴黎，他得到的印象确实太深刻了。令他今生难忘，以至于他竟然把那个孩子也忘了。米嘉在那位莫斯科地主太太死后又被送到了她的一个早已出嫁的女儿那里。似乎自此以后他还有第四次换地方，我现在就不细说这件事情了，更何况关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这个第一个孩子要讲的情况还有许许多多，下面我

只将一些必须要说明的事情给大家做个介绍,因为如果不将这些事情给大家讲清楚,那么我的这个故事就真的没法开始了。

首先,这位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三个儿子中惟一一位怀着这样信念长大的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始终认为反正自己拥有些许财产,在成年以后就可以经济独立。他在上中学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得很不像话,中学还未毕业,就进入了一所军事院校,随后被转到高加索地区服役,曾经被提升,而后又因为与他人决斗而不得不降级,再后来又一次被升级,但他仍然毫无顾忌的吃喝玩乐,花掉了不少钱。他在自己成年以前就债务繁多,但直到他成年以后才开始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获得一些钱物。头一回看到和知道他的父亲——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是在他成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他是为了与父亲谈有关自己的财产问题而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的。不难看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很讨厌他的父亲;他只在他父亲那儿待了短暂的几天就急匆匆的离开了,当然他从那儿拿走了一些钱,而且就有关以后如何从田产中获利的事宜与父亲做了一笔交易。至于那些田地的价值如何,收益多少,那一次他始终没有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得到确切答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起初就发觉了(这一点必须明确),米嘉对自己的财产情况并不很清楚,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因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还有其他计划,所以他对此很满意。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心气浮躁,欲望极大却又毫无耐性,是个典型的浪荡子,只要适时的让他手中存一些钱用,马上就会让他风平浪静,不生事端,当然这种状况不会维系很久。因此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利用这一点来控制他,就是不断的给他一些小恩惠,不断的给他寄些钱去。最终竟是这样的结果:四年过后,米嘉很不满意这样的一种局面,当他再次走进我们这个小城,决定跟他父亲彻底算帐时,他突然意识到他已一无所有,这是一笔根本无法算得清楚的帐,反正结果就是他已经在这四年里通过现金提取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钱财从他老子那儿支取完了,甚至还有倒挂的可能,根据某年某月某日和某年某月某日他自己签订的某某协议,他已经毫无权利来提出什么要求。年轻的米嘉惊呆了,他不相信这一事实,认为这其中有所谓。他根本无法控制自我,完全丧失了理智。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一桩惨案发生了,而我这第一部做为小说的楔子的主体就是要叙说这桩惨案,或者确切一点儿来讲,它将构成小说的外

壳。不过,在我正式开始这部小说之前,还有必要给大家交待一下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另外两个儿子,即米嘉的弟弟们的情况,介绍一下他们的经历。

三 续弦与续弦所出

在丢弃了仅仅四岁的米嘉以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很快又结婚了。这次婚姻经历有八年时间。年轻的第二位太太名叫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生于别的省份,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曾与一位犹太伙伴同去那儿做一桩小生意。尽管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好色酗酒、荒淫无度,但他追求牟利的脚步却从未放慢,而且总是买卖得法,虽然差不多总是带点儿卑鄙。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的父亲是一位品行不端的教堂执事。她从小失去双亲,成长在一户富人家,有幸得到沃洛霍夫将军的遗孀的收养和抚育,这位老太太既救命施恩于她,又可以算得上她的催命冤家。我并不了解详细情况,只知道那孤女极为温顺,而且特别乖巧听话,有一次却在阁楼的钉板上挂了个绳环要投绳自尽,幸亏得人相助,原来是因为她无法忍受将军夫人的坏脾气和没日没夜的数落。当然,这位老太太心地极为善良,养成了这种他人无法适从的暴戾的性格也全因为她整日无所事事。

当人家得知前来求亲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情况后立即将他拒之门外。于是他又故技重演,建议孤女和她私奔出逃。当时如果那孤女能更了解他的底细,她也许就不会和他私奔、更不大可能嫁给他。但由于他们不在同一省内,再者,她那样的一个无知的十六岁的少女又懂得些什么?况且她呆在女恩人的家里,本来就不如投河死了的好。于是乎,对可怜的姑娘来说,女恩人从此换成了男恩人。这一次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个子儿也没有得到,原因不言自明,将军夫人怒火中烧自然什么也不会给,不仅如此,她还把她俩诅咒了一番。不过,这一次他原本也没想得到什么嫁妆和钱物,他只是被那纯洁少女的出众的美貌所倾倒,这个好色之徒更惊异于她那天真烂漫的模样,因为他又能从欣赏那种鄙俗的女性美当中满足自己那双淫邪的眼睛。

“当她用那种纯真的目光看我的时候,真如一把剃刀划在了我的

心上，”后来他曾多次这样说起过，每一次脸上都泛着那种令人恶心的浪笑。事实上，在这个淫棍的血管里涌动的永远也只是色欲的冲动。反正也没有获得什么嫁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自然不会对他那美貌的太太讲什么客气，而且充分抓住他“对不起”丈夫的心情，利用自己把她“从绳环中解救出来”这一点，当然还充分利用她的无与伦比的温顺和服从，竟然任意践踏最根本的夫妻之道。他不但弄一些风流女子到家里来，而且竟当着妻子的面大干那些伤风败俗的勾当。下面我就讲述一件很具代表性的事情。有一个仆人格里果利天生阴郁，蠢笨倔强，却又偏乐于说教。他虽不喜欢以前的主母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如今却常常帮助新主母，为了保护她，格里果利甚至敢忘记自己佣人的身份与他的主子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大声对骂，甚至有一回他冲进主子的“安乐宫”，硬生生将那些被召来的风流女子全部赶走。这个女孩的命一直不好，不但从小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而且后来竟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虽然这种类似神经病的女人病常常发生于没有文化的乡下女人身上。这种病的女患者如果真的发起病来却让人毛骨悚然，甚至他们会失去理性的控制。然而即便如此，她还是给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生了两个儿子——伊万和阿列克塞，伊万是婚后的第一年出生的，而他的弟弟阿列克塞则比他小两岁。当小阿列克塞才三岁多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他。说起来可能大家不信，但我明白，他后来一辈子都无法忘记自己的母亲，虽然很多印象似乎是在睡梦中留下的。这两个男孩的类似于大哥米嘉的悲残遭遇从他们的母亲索菲娅·伊万诺夫娜离开他们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他们的父亲完全将他们遗忘了！当然格里果利在照看着他们，同样生活在那间木屋里。那位虽然专横但却曾经收养和抚育了他们的母亲的将军夫人在小木屋里找到了这可怜的兄弟二人。老太太那时不但身体硬朗，而且始终无法忘记八年前她所受的侮辱。将军夫人在这八年当中，非常关心索菲娅的生活状况，而且常常掌握第一手材料。当她得知索菲娅不仅重病缠身而且处境困难的时候，她曾不止一次的有意无意的向她的那些女帮佣说过：“真是活该，这是上帝给忘恩负义的她的最好的惩罚。”

将军夫人在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死去的三个月后，曾亲自来到我们的这座小城，她亲自驾临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家中，虽然只在城里呆了不到一个钟头，她却做完了许多事情。那时傍晚的霞光笼

罩着小城，酩酊大醉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整整八年之后又与老太太会面了。有人说，将军夫人一见到他，还未等他开口说话，就左右开弓在他那脸上留下了清晰的指印，而且还用力的揪住他的头发使劲的上下扯了几个来回，然后她仍是默不作声，径直走向那间小木屋子寻那两个孩子去了。当两个泥头土脸、衣衫褴褛的小孩进入她的视线的时候，她又怒不可遏的立即给了格里果利一个耳光，然后她向众人宣布，她要将两个小孩全部领走，走出大门后，也不给孩子换衣物，只是将他们用毯子一裹，上了马车，带他们回她自己的那个城市。忠厚的格里果利不仅默默的忍受了那一记耳光，而且还追出门外把老太太送上了马车，然后向老太太一躬到地，语气庄重的说：“上帝一定会替这两个苦命的孩子酬谢您的，好心的太太。”将军夫人在马车走动的时候还是怒气未消，冲他嚷道：“但你却仍是个笨蛋！”

事后，当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把全部情况都细想几遍之后，觉得这并不是坏事，因此他后来在正式同意由将军夫人照料两个孩子时并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至于自己所挨的那两记耳光，他更是满城奔走，相告他人。

不久以后，将军夫人也死去了，不过细心的她没有忘记在遗嘱里给这两个孩子每个一千卢布的教育遗产，专供他们受教育之需，而且特别注明要完全花费在他们哥俩的身上，但必须维持到足够长的时间，等到他们成年，对于这两个苦命的孩子来说，这份布施已经足够了，谁如果愿意，那么就请他自己掏钱，如此等等。笔者本人的确未曾看到过那份遗嘱，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遗嘱里的确有着这样怪异的条文和不同寻常的措辞。不过，老太太的主要遗产是由那个省的一位口碑极好的正人君子、也是该省的首席贵族叶菲姆·彼德罗维奇·波列诺夫来继承的。他曾经主动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交流过，而且他一下子就彻底明白了，想要此人为他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而出钱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他从未直接的拒绝，但他却总是得心应手的使出应付此类事情的绝招——拖，甚至有时候竟能做到声泪俱下。正因为如此，叶菲姆·彼德罗维奇便开始着手亲自抚养和照顾那两个孩子了，而且他对最小的男孩——阿列克塞表现了特别的喜欢，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阿列克塞就是他的亲生儿子。我想让读者从故事一开始就记住这一点。倘若说，那苦命的哥儿俩应当对自己所受的抚养和教育之恩终身不忘，那么他们应该答

谢的只有这位叶菲姆·彼德罗维奇，一个极富人道主义精神而又无比高尚的人，虽然这样的人很少见。他把两个孩子从将军夫人那儿得到的两千卢布一文不动的为他们保存起来，使得这笔钱到他们成年时连利息翻了一番，而一切用于抚育他们的费用都由他自己负担，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花在他们俩每人身上的钱远远超过了一千卢布。关于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情况，我并不想在此详细描述，而只是拿出一些最主要的情况介绍给大家。关于那个哥哥——伊万——我只是交代一点，他后来长成了一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少年，虽然并非胆小怕羞，但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就早已明白他们兄弟俩终究是寄人篱下，依靠别人来生活，而他们自己的父亲却是一个让人根本不愿提起的人，诸如此类，等等。早在这个孩子幼年时期（至少传说如此），他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学习能力。我虽然不太了解确切的情况，但据说他在十三岁那年便离开了叶菲姆·彼德洛维奇的家，就读于莫斯科的一所普通中学，他的食宿全由当时一位极富经验并且在那时名噪一时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德洛维奇安排。后来伊万曾自己说起过，这一切都应该感谢叶菲姆·彼德洛维奇的那份“行善的热心”，他曾经产生过这样一个主意：应该由一位培养天才的教师来培养这样一位天赋极高的少年。但令人遗憾的是，叶菲姆·彼德洛维奇和那位天才的教师都还未等到伊万考入大学就已离开了人世。由于叶菲姆·彼德洛维奇事先没有做出明确的安排，加上各种各样的在我国必须操办的手续和一些无故的拖延，致使伊万从那位专横的将军夫人那儿得到的那笔钱迟迟不能拿到手，也就是那笔连本带息共计两千卢布的教育费用。所以，伊万在最初的两年大学生活中受尽了清贫，因为他在这整整两年里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同时还要搞好学习。必须讲明的是，那时他甚至根本不想与他的父亲通信——也许是出于年青人的傲气，抑或出于对他的蔑视，也可能是长时间冷静思考的结果，因为理智的他十分清楚，他根本不可能从父亲那儿得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帮助。尽管如此，这个年青人却没有丝毫的气馁，而且他居然设法做一些零工，先后做过许多不同钱数的工作，比如给人家的小孩复习功课，收费二角钱一次，后来他又经常出没于报社，送去一些报道街头琐事的只有数十行的小豆腐块儿文章，署名为“目击者”。据说，这些小文章每一篇都文采飞扬，写得引人入胜，很快就被报社采用并发表，单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这个年青人在智慧和实干

方面都不弱于我国的大多数青年男女学生——他们总是穷困潦倒，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从早到晚奔波于各家报社和杂志社，在这里他们反反复复做的不是请求抄写一些乏味的材料，就是干一些将法文译成俄文的工作，此外他们就再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了。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跟报社的编辑接触过几次之后，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在念大学的最末几年里，开始陆续发表一些很有才气的有关不同专题的评论，以致于逐渐在写作的圈子里名声望了起来。不过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偶然有机会在大范围的读者群中引起别人的关注，当然这样的情况虽不多也有些突如其来，致使当时为数不少的人猛然间便注意到了他并且很快就记住了他。现在想起来那的确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当时已经离开了大学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正准备用那两千卢布去国外转一转，突然，他刚刚发表在某大报社上的一篇奇怪的文章，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甚至还包括那些非专家在内的学者，特别是他对那篇文章的主题显然一点儿也不熟悉，原因是他的专业学科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文章是对当时到处都在纷纷议论的教会法庭问题展开讨论的。他在认真的分析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已经发表的各种看法和意见之后，也谦虚的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关键还在于文章论证的基调和它的不同寻常的结论。当时，教会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毫无保留的把文章的作者当做自己人。忽然，他们发现和他们持相同意见的不光有许多非宗教主义者，甚至还有许多无神论者。后来，一些明白人觉得，这篇文章只不过是一场放肆的恶作剧。我提起此事的目的，尤其是因为该文章在一段时间里竟也传到了我们城郊的一座颇有名气的修道院内，那儿的人们本来就对议论中的教会法庭问题兴趣浓厚，文章传入后却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困惑。他们于是开始探问作者的姓名和情况，对于他原本生于本城而且“就是那个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儿子这一点也大加关注。恰恰就在这时，文章的作者本人突然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小县城。

当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来到我们的城里究竟有什么目的呢？——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就曾带着不安的心情不止一次的向自己问起过这个问题。那次莫名其妙的家乡之行之后，便有一连串的后果极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以致于在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无法搞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直到今天它对我来说仍是一团无法解开的谜。如果按常理推断，君子自然也有一些奇怪，一个学

识颇为渊博、自尊心又很强而且看起来处事极为谨慎小心的年轻人，忽然走进这样一个不成体统的家里去见这样一位遭人唾骂的老子——虽然做老子的根本未曾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也根本不了解他，甚至都不记得他；尽管如果儿子伸手向他要钱，那根本不用说，他是绝对不会给一个子儿的，但即使这样他仍整日担心他的儿子——伊万和阿列克塞——有朝一日会来向他要钱。谁都想不到的，这位年轻人竟然会在这样的老子家里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一个月、两个月，而且爷俩儿的关系竟然那样的融洽。特别是这最后一点，不但令我吃惊，也使城里的其他所有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惊讶。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位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就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前妻的那个远房亲戚，那时也恰巧从他已经定居下来的巴黎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的小县城，住进了他那座落在近郊的田庄。我还记得，他在认识了伊万之后表现出的诧异比其他人更加强烈的多，他不久便开始对这个年轻人非常的感兴趣，他们的随意的交谈往往会变成双方在学识方面的一场较量，结果却常常使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内心感到疼痛不已。

“他有很强的自尊心，”那时他曾在闲暇时与我们这样谈论伊万，“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可以靠自己挣到钱，他现在就有一笔足够他出国的钱——那他究竟又为什么要来到这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来找他的父亲，不是为了钱而来，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绝不会给他钱。他根本不喜欢喝酒、玩女人，可现今他父亲居然根本离不开他了，他们竟然能够相处的如此融洽！”

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事实，那年轻人对他父亲的影响之大简直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老头儿有时候真的还听他的话，虽然老头儿的性情极其怪异，有时也会蛮不讲理；而现在他的言行竟然也变得多少有一些体面了……

事后大家才弄明白，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多半是受了他哥哥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请求为他哥哥的事而来的。伊万此时才知道他还有一位哥哥，也是在这次的家乡之行中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兄长，不过，在来此之前的日子里，伊万从莫斯科就开始和他通信，讨论的主要是一件与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有重大关系的事件。关于此事的具体细节，读者以后会有详细的了解。然而，虽然我已知道了这一特殊的情况，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的神秘面纱仍然没有摘去，

对我来说，他的此次家乡之行仍然是一个无法猜透的谜。

还有一点我想说明，那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父兄之间扮演的角色似乎更像一位调停人或者是和事佬，因为那时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正准备与老头子大闹一番，甚至打算将他正式告上法庭。

我再重复一次，那时这家人破天荒的头一次相聚在一起，甚至有些家庭成员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谋面。三个儿子中只有小儿子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曾经在这个城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说他的两个哥哥比他更晚来到这儿。在此我想，阿列克塞在这部小说中正式登场之前，先在这部分情节和人物的交待中把他介绍给大家，但这对我来说恰恰是最难的。但是尽管如此，有关他的情况我还得写一段楔子，至少要交待一个十分奇怪的情况，那就是：在我向读者介绍本书未来的主人公时，不得不让他一出场就穿上见习修士的黑色长袍。的确如此，那时他已住在我们那儿的一座修道院里有一年多时间了，而且似乎种种迹象都表明他已准备在那儿终生隐修了。

四 老三阿辽沙

记得那一年他才只有二十岁（他的胞兄伊万当时已经二十二岁，而做为老大的德米特里则已有二十八岁）。首先我必须说明的是，当时年轻的阿辽沙绝对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徒，他甚至也不是人们常说的神秘宗教主义者，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想我最好还是先谈谈我的所有看法：他只不过是与生俱来的拥有一颗仁爱之心，究竟到底为什么他会走进修道院，可能是因为当时除了走这条路外他实在没有什么好的去处，他始终认为，这是一条比较理想的出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向往着光明，而且想立即摆脱各种世俗的黑暗。他对当时走这条路至今仍记忆犹新，因为当时他在修道院里认识了一位他认为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那个修道院的长老、当时已经名噪一时的佐西马，阿辽沙怀着一颗如饥似渴的心，以好似初恋的热情对长老充满敬重和爱慕之情。我不想否认一个事实，他这个人当时虽然年龄不大却已经非常怪异，这好像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便开始了。顺便提一句，我前文已交待过他的母亲在他还未满四岁时便已故去，但他以后一辈子都还清楚的记得自己母亲的面容和慈爱，“就